

伏特加里的红月亮

蒋跃 李莉 著

俄罗斯视觉之旅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4
J601

伏特加里的红月亮

72

——俄罗斯视觉之旅

蒋 跃 李 莉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4
J6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伏特加里的红月亮——俄罗斯视觉之旅 / 蒋 跃, 李 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39-2072-4

I. 伏... II. ①蒋... ②李... III. 艺术—简介—俄罗斯
IV. J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2413号

伏特加里的红月亮

——俄罗斯视觉之旅

蒋 跃 李 莉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2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2072-4
定价: 35.00元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王 坚
设计制作 王 坚
王丽卫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一直梦想着去俄国。

那是很久远的事了。一次放学回家，正上小学五年级的我看到桌上的一本没有封皮、四角翻卷的书。充满好奇心的少年，立即被书中优美、晓畅、抒情的诗句深深吸引：

美丽的夏天凋谢了，凋谢了；

明朗的日子正在飞逝；

寒冷的雾气悄悄蔓延，

松林沉入微睡的阴影。

收割过的田野变得空旷了，

嬉闹的小河也已冰冷；

茂密的树林显出灰白，

连天穹也暗淡无神。

.....

I





渐渐地，我面前展现出一幅幅斑斓而多情的画面。那天，我一口气读了很久，很久，直到暮色降临，才从残破的书脊上辨认出隐约的一行字：“普希金抒情诗集”。从那时起，俄国的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甚至《苏联妇女》画报上最普通的一张图片，凡是能看的俄国的一切，都被我像渔夫结网一般编织到梦中。我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梦想者那样，做起了漫游俄国的梦。

机会终于来了。过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在妻子李莉的努力下，我于2002年应俄联邦滨海边疆州文化局的邀请，以艺术家的身份前往俄国举办个人画展并作艺术访问。之后，我们俩跑了大半个俄国。每天，都不知道会走在什么样的原野、经过什么样的道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更不知栖宿何处。但每天都有新鲜灵动的景观：广袤的田野，美丽的湖泊，苍茫的原始森林，历尽沧桑的大河；每天都有可能饱餐博物馆里多姿多彩的艺术珍品，感受新旧文化的时空交替；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故事，预知的和意外的，温馨的和蛮横的。于是，随时随地，



我们不停地用画笔、相机追踪，竭力一丝不落地把这个泱泱大国独具韵味的风情记录下来，也试图为这一段浪漫醉人却又委实峥嵘的游历带给我们的迷惑寻求答案。毕竟，无论今天还是过去，俄国文化曾经那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几代人的精神生活，岁月的烙印至今仍未淡去。

从远东铁路的尽头——符拉迪沃斯托克、世界第一大淡水湖——贝加尔湖到以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闻名的鄂木斯克；再跨越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脉边的叶卡捷琳堡；在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乘上客船，沿伏尔加河北上直达俄国新老都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正如俄国一家电视台为我做专题时，主持人所说：“这位中国画家终于梦想成真了。”

2003 年春于杭州隐水轩

2004 年春修改于杭州望老和山阁

目录

CONTENTS



Р О С С И Я

前言 / 1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俯瞰符拉迪沃斯托克 / 2

我的画展 / 11

交流 / 14

海岛 / 22

Р О С С И Я

俄罗斯森林

俄罗斯号 / 28

小城斯柳江卡 / 34

大湖贝加尔——西伯利亚的明眸 / 40

鄂木斯克历险记 / 46

俄罗斯森林 / 52

亚欧分水岭——叶卡捷琳堡 / 57

камовч 63

伏尔加河巡礼

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故乡 /68

外省的美术博物馆 /76

船票 /84

河上三日 /86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旅行 (一)

夜幕下的莫斯科 /96

莫斯科地铁一瞥 /102

闪闪的红星 /108

胜利广场——战争遗痕 /114

圣彼得堡的曙光 /120

皇家宫阙 /130

御花园 /136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旅行 (二)

天尽头 /148

文学家的故园 /156

圣彼得堡画家小弗 /163

莫斯科水彩画学校 /169

列宾美术学院 /174

新老皇城的美术博物馆 /184

绘画市场 /200

尾 声 /204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俯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港

俯瞰符拉迪沃斯托克

2

伏特
加里的
红月亮

初夏时节，我从杭州出发，乘火车至哈尔滨转车，再由绥芬河乘汽车出境，前往俄国的远东第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

从俄国口岸格罗迭科沃（Гродеков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约有 250 公里路



程。公路按照现今中国的标准至多三级，路上同向行驶的汽车，间距起码都在四五百米开外。但因为这条公路是连接中国绥芬河和俄国远东的中心符拉迪沃斯托克最直接的通道，近年来两国贸易的稳步增长愈加显出它的重要性，所以一路行来，仍能看到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驾着德国修路机在维修道路，平整的柏油路面很少坑坑洼洼。来接我的这位俄国朋友姓名的全称为谢尔盖·符拉基米罗维奇·萨莫杜姆斯基，用中文说又长又拗口，为图方便，便称他“老谢”。老谢原本是海军上校军医，十年前已退役，现任俄国亚博罗集团远东地区的党代表，平时经常为报社写稿，偶尔也为电视台做做专题。与大多数的俄国文化人一样，老谢的健谈加风趣中时时透露出他的博闻广识。

一念之间，老谢的“尼桑”家庭号以每小时120码的车速开出火车站，急急地驶向原野。

这就是俄国的原野了。低垂的天际纯净如洗，悬挂在上面的片片白云仿佛伸手便能摘到，白云一团团一簇簇地翻卷，被久违了的碧蓝天幕映衬着，变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案。广阔的田野上很少房屋和人影，偶尔可见几幢院子里盛开鲜花的小木屋。经过一个小村庄时，路边小木屋的栏栅外面木凳子上，坐着一位穿广告T恤和牛仔短裤的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便忙请老谢停车，下来给小姑娘拍照。正在地里忙碌的小姑娘的母亲和外婆闻声走了出来，问明缘由便热情地邀一行人进屋小坐。这时正是午饭时间，虽然她们已经用过餐了，但女主人还是麻利地摆盘子、盛红菜汤、切黑面包，我妻子李莉也拿出她自己炖好的红烧鸡块，主宾围坐着大木桌边吃边聊起来。趁女人们忙乱之际，我很职业地四下打量。木屋里面远没有外表那么漂亮，天花板低得连身子也站不直。原本就不大的





海参崴登陆纪念碑

空间被一个砖砌的大炉灶占了近一半，墙边堆满瓶瓶罐罐，靠窗的一面摆着一张原木桌子和几把椅子。所幸一缕阳光从不大的窗子射进来，汇合了炉膛里半燃的火，使人觉得小屋蛮温馨的。后来主人介绍时也说，小屋因为只是在夏天才用，所以家里人都叫它“夏日厨房”。闲谈中得知，老外婆她们在这座院落住了四十多年了，她的五个孩子和吸引我进来的小姑娘都出生在这里，苏联解体时，她用自己和已过世的老伴一辈子的积蓄从集体农庄手里买下了这块地。平时这里只有老外婆一人，节假日孩子们轮流回来，当

然不是为了陪伴她，而是为了种地。倘若没有地里出产的蔬菜、土豆、浆果，无论她或孩子们，仅凭微薄的退休金和工资，吃喝都会成问题。的确，她们用来招待我们的黑面包又粗又硬，不对我胃口的红菜汤里只有菜没有肉，当李莉拿出杭州龙井茶请她们品尝时，发现她们用来泡茶的瓷缸很旧了，搪瓷磕得剥剥落落的。尽管这样，我得到俄国的第一顿饭还是吃得十分愉快，老外婆她们殷勤的态度，友好的笑容，与她们的身份毫不相符的轻软的话语声，使人劳累一路紧张一路的身心轻松下来。

三个多小时的急驰之后，终于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下简称符市）是俄语的译音，意思是控制东方。1859年东西伯利亚的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乘坐“美国号”战船抵达这里，经过地形勘察，确认此处是绝好的良港选址。第二年一座城市便在环绕着海湾的、高高低低的山坡上迤迤兴起，总督被视为城市奠基人、俄国的英雄。环绕着城市的海湾也被命名为阿穆尔湾。总督的画像至今仍高悬在州博物馆中，在我看来，那幅画像的专业技巧并不高明，不过总督的傲慢得意倒是穿透满面的胡子洋



溢出来。在他当年登陆的地方还建起了纪念碑，当地导游招呼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游览的第一处便是这里。

符市还有另一个名字——海参崴。一个半世纪以前，在这里生活劳作的原本是中国人，因为海湾里盛产海参，人在岸边一伸手便能捞到，每年夏季中国的渔夫们都来此采捞，天寒方回。海湾在他们的语汇里叫“崴”（崴是多音字，很多人误读为 wēi，其实在这里必须念 wǒi），渔夫们管在这里捕捞海参叫“下崴子”。海参崴可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地名。俄国人并不吃海参，因为海参有净化海水的功能，国家还明令禁止捕捞，故这里的俄国人大多不知道该市还另有一个名字，学中文的或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人即使知道，也颇有避讳。

1991 年苏联解体前，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直是对外封闭的军港、太平洋舰队基地和司令部所在地。港口开放后，舰队搬家，它凭借与我国黑龙江省接壤，紧靠日本海，是天然良港的优势，在俄国的地位迅速攀升。2001 年 12 月底总统普京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接与全国各地对话时，链接的第一个城市便是它。

5



露天武器博物馆

Россия

迷人的符市港口夜景





我到达的第二天，老谢就开车带我去兜风。这座城市是顺着自然之势建立在山头之上的，地貌特点很像中国的山城重庆，七高八低，落差很大。好在这里大部分人家都有小汽车，免去了翻上爬下的颠沛之苦。当然，开车要有很娴熟高超的技术。我很惊诧，这里多如中国的自行车的小汽车，多是进口的日本车，在中国罕见的牌子、型号这里几乎应有尽有。原来，当地政策规定，海员每次出海可以免税带回两辆进口二手车，车价因此十分便宜，譬如老谢的“尼桑”家庭号一年前购买时只需 1000 美金。该市的人均汽车占有量在俄国也排到第三，仅居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后。

远远看去，这里的俄国人根本不穷，相反却显得蛮富有的。他们穿戴讲究得体，几乎家家在郊外都有自留地，周末开着私家车去种蔬菜土豆。近郊的绿阴深处，一幢幢俄式别墅隐约可见，人迹所到之处，房前屋后、街角道边，办公桌、窗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美丽鲜花。他们举止儒雅，说话悄声细语，买东西时只要有两个人就排队，在公共场所礼让三分，无论多挤，彼此之间都会自觉保持一段距离。与中国男人挺胸在前，女人一溜小跑随后相反，时时处处“女士优先”，融于骨血的贵族式教养总归是



比刻意包装出来的绅士风度来得自然。

然而面对面，还是令已经经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我们多有不解和不适。譬如在偌大的符市竟然找不出一条平整的路，与农舍的外美内破相反，这里是四壁之内窗明几净，摆设不俗，一门之外杂乱肮脏，满地坑坑洼洼，就连市政府大楼前的台阶都坍塌得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是城里最佳的黄金地段上，比人还高的荒草恣意飘摇。全市人的休憩地海滨广场简直就是个大垃圾场，半人高的海堤上下尽是空啤酒瓶，几条栈桥的水泥剥蚀殆尽，白色的海浪不时从破窟窿里翻溅上来。海滨浴场原来供人晒太阳的木台也朽烂了，一不小心，脚会卡到木缝里去。细按起来，符市已经整整十年几乎没搞过什么市政建设了。

城里的建筑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市中心的斯维特拉纳大街和海洋大道边，尽是沙皇时期多雕饰的欧式建筑；斯大林时期的建筑目的，主要为办公和集会用，故以大而方正为主，廊柱高的大会堂、俱乐部气势恢弘；进入符市的惟一通道百年大街两旁则是著名的“赫鲁晓夫卡”（Хрущёвка）——四或五层尖顶带地下室的红砖楼，这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专为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而设计建造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火柴盒”最难看，它对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只是这里

7



符市海边的肖像画家



远东大港纳霍德卡
海员俱乐部，典型的斯
大林时期的建筑

的更简陋，有许多“火柴盒”连外包装都没有，补丁似的水泥板就那么裸露着。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连这样的建筑也没有了。而最近两三年城里新盖的几幢十层以上青瓦红砖的高楼都是私人行为，与政府无关。直到2002年四五月份，符市才开始十年来的第一次市政施工，大修市中心主要街道和海滨广场，据传是因为俄、中、韩几国领导9月来此商谈修建从西伯利亚到上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可在街上铺地砖、砌花纹墙围的，都是中国江苏来的建筑工人。



我踏上俄罗斯土地
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至于说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办事，就更让人不由得气急败坏。俄国19世纪幽默讽刺文学大师果戈理（Гоголь，Н.В.，1809—1852）笔下的民族劣根性，好说空话呀、自以为是呀、粗心大意呀、懒散拖拉呀，并未见得有稍许削减，反而因为享有充分的自由愈发放纵。再加上政府机构内的繁文缛节、死板拖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办事效益低下得出奇，甚至还常常出错。因此，且不说来这里“淘金”的中国生意人的艰难，就连我们这样来纯粹“形而上”地交流文化的，在与方方面面的磨合中也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无奈之极，我们把眼光投向远在太平洋上的地平线。太平洋落日还是一般无二地煌煌照耀着这一片海滨，流金溢彩的海面上海鸥还在翩翩然，被乞食的鸽子围绕腿脚的俄国人也仍然一如既往举止儒雅，神闲气定，很贵族地悠悠漫步……

旧照片《垦荒队员的早晨》

